夜航船

■孙道荣

那时候,我们只觉得蚂蚁好蠢,只能看得到眼前巴掌大的地方,而我们当中最小的孩子,也能看得见整个村庄。我正陷入蚂蚁和童年的遐思中呢,妻子忽然冲进厨房,拧开了水龙头,蚂蚁和我的童年,“哗哗”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厨房里的蚂蚁

我在厨房的灶台上,看见了一只蚂蚁。

这肯定不是偶然事件,当一个地方出现了一只蚂蚁,附近一定会有更多的蚂蚁。我的判断没错,很快,我就看见另外几只蚂蚁,沿着第一只蚂蚁走过的路线,来回地奔跑。大多数的蚂蚁,一辈子都在觅食和搬运,这次它们算是找对了地方,在人类的厨房,最不缺少的,就是食物。

它们是怎么进入我家的,又是怎么找到了厨房,这是个谜。我家在一楼,任何一个细微的缝隙,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通道。一只蚂蚁的路,比我们人多得多。它从不需要修路,任何地方,任何方向,都是蚂蚁的路。

不过,厨房刚被我清洗过,到处都抹得干干净净,这一定让蚂蚁失望,把这家主人想象成了一个抠门或揭不开锅的人。也许它们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些没用的东西,有点时间还不如再四处找找呢。

还真就有了发现。一只蚂蚁,停在了水槽的沿口。它向下张望。我的目光也顺着蚂蚁的目光,向水池下望去。我看见,水槽的角落里,躲着一粒饭。蚂蚁肯定也看见了它。也许是闻到的。我又不是蚂蚁,只能瞎猜。总之,一只蚂蚁看见或闻见了那粒饭。水槽是垂直的,以一只蚂蚁的视角,那无异于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看见或闻见了山脚的一只烤猪蹄。抑或像立于危石上的一只鹰,看见了山脚乱石堆中一只正在吃草的兔子。我猜想蚂蚁此刻大约就类似这么个心情吧。它趴在水槽口,向下探望了一眼,又缩了回去。蚂蚁也会恐高吗?但它徘徊着不肯离去。又一只蚂蚁赶过来了,也许蚂蚁也有它们自己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或拍照发了条微信,通知了别的蚂蚁,谁知道呢?两只蚂蚁碰了碰触角。一只蚂蚁折身返回去了,另一只蚂蚁,则毫不犹豫地顺着笔直的水槽,向下爬去。它这是不要命了吗?要是一失足,它不得摔成蚂蚁酱啊。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唉,又是一个骚扰电话。

等我回到厨房的时候,我惊讶地看见,水槽角落那粒饭的旁边,已经围了四五只蚂蚁。它们绕着饭粒转圈,一只蚂蚁伸出触角,将饭粒驮了起来。蚂蚁比我们人更能吃苦,它能驮起一个比它的身躯大得多的东西。驮是驮起来了,可是,怎么爬上去呢?它试着往水槽上面爬,爬了不到两步,“啪”,连蚂蚁带饭粒,一起摔了下去。换了另一只蚂蚁。也许没换,还是那只蚂蚁。蚂蚁跟蚂蚁一个样,它们又不停地绕着饭粒转圈,转得我老眼昏花。它再次往上爬,这一次,我看见一只蚂蚁空身爬到了饭粒的上方,试图往上拽。蚂蚁也懂得配合啊。可是,光滑的,垂直的水槽上,根本使不上劲。它们又一次摔了下来。

我有点干着急。我都想出手了。我只要用一个勺子,就能轻飘飘地将那几只蚂蚁,连同那粒饭粒,一起铲起来,让它们像坐宇宙飞船一样,飞到灶台上去。如果我真这么做了,只是举手之劳,但在那几只蚂蚁看来,就是壮举,神迹,足够它们回到蚁穴,跟别的蚂蚁吹一辈子。

这个念头一闪现,就被我掐灭了。我可不想这么一大把岁数了,还像个孩童一样,干涉蚂蚁的事。我小时候就老是跟蚂蚁过不去。我和小黑子是发小,但我们最好的玩伴,并不是彼此,而是蚂蚁。我们在地上看见了几只蚂蚁,就能打发一个下午的无聊时光。小黑子随手拔起了一根草,拦在了一只蚂蚁前,蚂蚁先是绕开了,小黑子又将草横在了蚂蚁的前面,这一回,蚂蚁上当了,爬上了草。小黑子飞快地将草从地上捡起来,蚂蚁和草,一下子就一起悬空了。蚂蚁肯定吓了一跳,妈呀,我怎么飞到天空了啊。它就顺着草爬,想找到一条回到地面或回家的路。它爬到了草的尽头,一看,是悬崖,断头路,赶紧往回爬,快爬到小黑子的手指时,小黑子飞快地换手,捏住草的另一头,可怜的蚂蚁,看到的又是天涯。蚂蚁就这样在一根草上来回爬,小黑子每次都是等到蚂蚁快爬到手边时,换一次手。小黑子有多少无聊的时光,蚂蚁就得这样来来回回地爬,直到小黑子自己觉得无趣了,或者他妈妈喊他回家吃饭了。

那时候,我们只觉得蚂蚁好蠢,只能看得到眼前巴掌大的地方,而我们当中最小的孩子,也能看得见整个村庄。就像小黑子的爷爷总是笑话我爷爷没有见过世面,因为他爷爷去过县城,而我爷爷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几公里外的集市。

我正陷入蚂蚁和童年的遐思中呢,妻子忽然冲进厨房,拧开了水龙头,哗哗地冲洗她刚买回来的水果。我来不及阻止,探身一看,水槽里已是一片汪洋,那几只蚂蚁和那粒饭,一起被冲入了下水道。

蚂蚁和我的童年,“哗哗”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湘湖诗会 ■孙楚阳

浙江潮地名赋

盖闻浙省名字,源自江流;浙人精神,得乎潮涌。江潮滚滚,进退骁腾;海运泱泱,往来震悚。昔精卫填海,无悔无疑;六和镇江,何惧何恐。故知民不畏险,谋事在人;人定胜天,功成于勇。

观兹浙江胜状,在大潮之起。抱伍员之直节,百里咆哮;怀文种之孤贞,千年呜咽。钱王飞箭,里巷依稀;张相垒岩,海塘整葺。西江堰广,蠲洪涝于余暨;北海堤高,赐祯祥于萧邑。梅林示范,开共富之先河;坞里风光,赏长春之平隰。石神取义,轻家产之万钟;美女回头,转秋波之三袭。闻潮鸣于寺庙,归德无穷;候潮信于东南,守时有执。报汛防于七堡,刻漏痕低;驰一线于盐官,鼓鼙声急。漫游渔浦袁浦,野渡横陈;遥望龛山赭山,海门雄立。

惟潮汐神威,赋萧山之豪迈;萧山豪迈,钟围垦之阔辽。夫围垦者,围江海滩涂而垦植之谓。思昔之江表,浊浪连天,帆樯摧折;寒芦委地,稻黍残凋。灌海灾频,涩咸累岁;坍江祸烈,怵慄终朝。于是集众志,广众力;登筚路,纵狂飙。合军民,战天地;详筹划,勤旰宵。填土石以亿方,不分寒暑;出儿郎以万数,何计求要。投息壤于重渊,惊涛偃伏;却共工于别浦,大野丰饶。览今之垦区,阡陌纵横,地增千顷;工商次第,楼矗九霄。秋实阛闾,松形耄耋;春华庠序,雀步龀龆。驱螭首之吐吞,甘咸兼济;导应龙之擘画,旱涝和调。偿父老之情怀,得酬击楫;奋健儿之神采,不负弄潮。

嗟乎!此则潮地之大观也。若夫造化之潮,惊涛骇浪,裂岸浮丘。若精神之潮,一往无前,更上层楼。击水三千,放鲲鳞于溟渤;乘风九万,抟鹏翼于斗牛。云边壮气,竞先声于初鼓;日下高标,宣快意于上游。诗路启航,跃适意之锦鲤;渔歌绕渚,盟忘机之白鸥。江涵浙土,育一方之俊杰;潮励斯人,夸当代之风流。画角昂扬,邀君千杯醉后;红旗招展,容我百尺竿头。

背包揽胜 ■木瓜

在没有踏上大西北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总是想象着宁夏想象着银川该会是什么样貌,大漠孤烟,驼铃声响,人迹罕至,那风那沙吹得满世界满脸的风尘仆仆。可现实中的银川并非如此……

去有风的地方看风

去有风的地方,宁夏。不是说,走南闯北,来到西北,人生才算完美。

宁夏于我,相去甚远,距离2000公里,坐飞机三个小时。那儿有个西夏国,则更为遥远,800~1000年。

十月里的风,从平沙莽莽黄入天的大漠吹来,绕贺兰山而走,转头蹿入了被誉为“塞上江南”的银川平原。导游珍珍说:寒露过后,刮的是西北风,寒意渐浓,天气转凉,要多加一件外套。

她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脚下曾经是一片沧海,自从海平面下降,陆地隆起,人群与牛群、羊群替代了鱼群,成了这里3万年来不曾变更的历史。

宁夏有什么?宁夏有山,六盘山、贺兰山;宁夏有河,一条大河,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宁夏有特色,从南到北,六盘山上的牛,盐池滩羊,中卫的硒砂瓜,中宁枸杞,青铜峡的大米,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声名远扬;宁夏很精致,巍巍贺兰,塞上江南;宁夏很浪漫,大漠落日,遥看星河;宁夏很悠久,西夏王陵,远古岩画;宁夏究竟长什么样,大漠不见孤烟,长河依旧落日圆。

来到银川,一眼看到日渐消瘦的贺兰山尾随在一片荒漠和几座黄泥堆砌的王陵身后。晴空下,峨峨贺兰山,横亘数百里,山峦峻峭而深邃,千岩万壑,逶迤蜿蜒,画面壮阔而深远。

西夏陵景区,位于银川市西,贺兰山的东麓,共有9座帝王陵墓,掩埋在山川草石间,每一座陵墓的角度,分别对应后面贺兰山上一个高耸的山峰,另外还有20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分布于58平方公里的山前洪积扇地带上。它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规模宏伟,布局严整,陵园建筑别具一格,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西夏是正史中找寻不到的王朝,它是由党项民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属西羌族的一支,汉朝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鲜卑族的拓跋氏最强。唐朝时内迁至甘肃、陕西一带,拓跋思恭在黄巢起义时勤王有功,唐僖宗赐姓李。至此,党项人有了领地,有了兵权。 宋朝初期,党项人开始抗宋,1038年李元昊称帝,自号“大白高国”,建立西夏国,传十世,历190年。

李元昊是西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自幼聪慧过人,10余岁时便有独到的见解,长了一副圆圆的面孔,炯炯的目光下,鹰钩鼻子耸起,中等身材,却显得魁梧雄壮,他熟读兵书,精通汉藏语言文字,懂佛学,善于思考,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其文治武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仿唐、宋制度,设官制,订律令,兴儒学,创制党项文字,增强了西夏的国力和凝聚力;在军事上则多次击败强敌,奠定了西夏在北方地区的地位。

到了银川看什么?除了看风,看西夏陵,还有贺兰山岩画,有镇北堡西部影城、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宁夏博物馆、地质博物馆、贺兰演艺小镇……

考斯特在贺兰山脚下向北蜿蜒盘曲,天空湛蓝,挂着几朵白云,西北风依旧追得很紧。去贺兰口,那是明长城宁夏镇关隘,也是古岩画遗址保护区。沟口两旁山峦错落,山势峥嵘,险峰断崖,山泉四季不竭,一条溪流缓缓向东。山口外,一马平川,千里清秋,给茫茫平原平添出了几分诗意般的寂寥。

贺兰口岩画遗址区,是贺兰山27处岩画遗存中最著名最珍贵最具代表性的岩画分布区。岩画是宁夏文化的地标,它记录了3000至10000年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景。据介绍,在古代,贺兰山水草丰茂、森林葱茏,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贺兰口岩画遗址区,沟谷两侧分布了5685幅岩画,或坦露于峭壁之上,或藏匿在清澈溪流的某个转弯处。我看到了:太阳神、人面像、斧头、鱼儿、鹿、双羊出圈、女人花、手印图、人体、狩猎图……千万年的光阴浸染,让岩画失去了原始的光鲜,但它依然是人们了解当年古人类生活的重要信息。在贺兰口遗址区12平方千米范围内,还有不少带有历史温度与厚度的景观——贺兰飞瀑、危石欲坠、镇山虎、凝露台、雁斜石、圣像壁、古猿观天、八神洞、贺兰山水关、明嘉靖题刻、古祭坛……

人就怕陷入习惯性思维。在没有踏上大西北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总是想象着宁夏想象着银川该会是什么样貌,大漠孤烟,驼铃声响,人迹罕至,那风那沙吹得满世界满脸的风尘仆仆。可现实中的银川并非如此。银川市,俗称“凤凰城”,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这是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的城市,山清水秀,绿树成荫,宽阔的街道,高楼林立。

走过大街与小巷,在陶然东路一家“百草滩羊泉水涮羊肉”的店里,终于尝到了肉质细嫩、不膻不腥、脂肪分布均匀、味道鲜美的盐池滩羊肉。盐池滩羊,宁夏盐池县特产,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入夜,华灯初上,晚风徐徐,“凤凰城”开始展露出它的妩媚,陈家湖畔,垂柳依依,一面风情。

昇光采风两首

■韩建国

夜宿里庵坞

袅袅炊烟夜暮时,夕阳山顶恋风痴。
临窗闲坐花香久,揽秀清怀赋景迟。
枫紫如霞狼岭下,杏黄柔绿笔峰姿,
篁轩修立迎隋月,寺鼓披星无碍期。

徽派民居

簖岭烟尘隐雾留,逍遥晚景胜苏丘。
深山郁霭今风乐,徽派民居古韵悠。

湘湖意境四首

■沈叔禹

画舫

临风漫行水上舟,也惊白鹭飞水花。
穿桥过堤玉笛伴,船到湖山一路歌。

龙舟

越王台前十里湖,跨湖桥下千年舟。
端阳竞渡旌旗舞,锣鼓破浪健儿勇。

渔村

桃李花香亭阁幽,曲径静处有醇酒。
踏青转悠醉何处,临水渔村鲫鱼肥。

钟声

江水青山白云悠,杨岐钟声入古寺。
黄金地宫千佛香,三教同登东方园。

闲坐烹茗 ■含羞草

喧嚣是人们的喧嚣,夫人依旧安静在岁月的一隅,当浓情淡墨最终成了岁月的标本,祈愿夫人的魂灵永不被俗世惊扰!

在卫夫人归隐处遐想

年幼时什么也不懂,就听过关于卫夫人的传说,说她是钟繇的非入室弟子,王羲之是她的入室弟子。卫夫人跟王羲之的关系我是信的,有《姨母贴》《笔阵图》为证,可是,卫夫人的出生比钟繇谢世整整晚了42年呀。

想起来问度娘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说卫夫人是通过学习钟繇的书法作品和理论,继承和发扬了钟繇的书法风格和技艺,说这样的师徒关系,也算。我想他们在下定论之前,一定没问过当事人,人们总是这样,喜欢替人做主张。

卫夫人从山西夏县出发时年已古稀,途中历尽多少辽阔的风雨多少艰难的跋涉,才到了嵊州甘霖镇儿子李充任职的县衙,从中又提炼出多少苦涩多少甘甜?越出息的孩子离父母越远,终是千古颠不破的理儿。

我和我的朋友们从东晋出发,经过南北朝、经过隋唐五代、经过宋元明清一路紧赶慢赶,直到二十一世纪甲辰年初秋,才赶到夫人归隐安息的独秀山上的纪念园,此时江南初秋的阳光依旧灼烈。

从碑廊开始,就有夫人的画像,那是从夫人的书法中提炼出来的,“仙娥弄影,碧治浮霞”,大厅中亦有夫人的雕像“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宛然若树,穆若清风”,这样惊世骇俗的美在我的眼里倒也是稀松平常。岁月更迭,一季有一季的韵味,人们总是喜欢把青春的价码一提再提,就是不提夫人古稀之年客居剡县的新奇与落寞,不说夫人眼中的沧桑与慈悲。

人们说,王羲之辞官归隐之后,赴表兄李充“愿尔降玉趾,一顾重千金”之约,在墓庐居住,传授书法,将夫人《笔阵图》中“高峰坠石,如万岁枯藤 千里阵云”的点横竖撇,在宣纸上一行行犁过,拒绝世事侵袭,也拒绝四季跌宕,但人们不讲,那时的月蹲在篱笆墙上,单薄的光辉渗进南窗。

我寻找墓庐的念头一如磐石,可是,缄默千年的往昔,藏起了太多章节。李充和王羲之是住在哪些飞檐翘角的屋子里?还是半山腰上的木屋?屋顶上的茅草斑驳,应是有些年月了,院外的木栅栏门敞开,院内齐腰的绿植流淌着亘古原野的青绿,有闲人胡乱进出。

我不敢进去,只能坐在廊下,眯着双眼,我在虚构一场遇见,虚构屋子主人在黄莺的催促声中归来,推开院门时,木栅栏发出“吱呀”一声,虚构他脸上的温良,经风经雨不落;虚构正屋的西窗下一张偌大的书案,案上平铺夫人自创的簪花小楷,虚构它墨迹未干;再虚构一把刀,虚构它削铁如泥,削去所有被命运标记过的曲折的符号……

如果不是青茔正对面那一池清水,我至少还可以虚构另一幅这样的画面,满头白发但仪态端庄的妇人,穿着淡蓝的素色衣裙,微皱的眉头略显疲惫,坐在临水的台阶上,轻盈用笔头拨动水的纹理,残墨就在笔的四周洇染开去,肩背上披着夕阳落山之前最后的光华,她抬起深邃的眸子,天很干净,没有一丝云彩,远处黛色的山峦,她的那一声叹息细柔得宛如山间延绵的小径。

可见到那一池清水,我没法子虚构了,树上的知了叫得个起劲,周边的人讲话也是热闹,但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喧嚣从四周包抄过来,而且时间越久,那道喧嚣的墙就加高若干尺,没法子冲出去,这是一种苦刑。

迎来送往的热闹,不会打扰夫人的清幽么?这几个月来,我的心中满是惆怅着,直到今晚,窗下,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惊觉纪念园中是无一处旧物的,那么夫人的安处呢?

万仞青山,藏起一处不显眼的墓穴,千百年的落叶,一边化作尘埃一边又洒落新叶,不休无止,碑石上字迹被毛茸茸的青苔覆盖后又被尘埃覆盖,浑然融入山体,山体又在繁茂树叶的光阴中斑驳明暗,像沉香一样散发出淡淡香气,只与光阴作伴,世事波折未晓。

想到这里,我蓦地就松了口气。

喧嚣是人们的喧嚣,夫人依旧安静在岁月的一隅,当浓情淡墨最终成了岁月的标本,祈愿夫人的魂灵永不被俗世惊扰!

湘湖新苗 ■曹志远

灯光

在我的房间里,有一盏陪伴了我六年的台灯,承载了我很多的美好回忆。

记得我三岁时,在那个绿意盎然的春天,我在这盏台灯下,和妈妈一起咿咿呀呀地认字。妈妈一边耐心地教我,一边给我放着认读音频,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快速成长,认了很多字。

一晃四年过去了,我已经七岁了。在那个凉风习习的秋天,我上小学了。我开始在这盏台灯下做作业,我的小手努力用正确的握笔姿势在作业本上写字;而我的爸爸就在一旁看着我,遇到不会的题,他总能第一时间教会我。

又是两年过去了,这时,我已经九岁了。在那个寒冬腊月,我开始用水笔来写作业了,我非常不适应,经常因为涂改多而生气。但每当我生气时,我看到那盏台灯,就会想到小时候的点点滴滴,让我平静下来。

这盏台灯不仅是一个照明的台灯,更是我的一个记忆载体,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往事。

(作者系崇文世纪城实验小学404班学生)